

齊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猗嗟

魏

葛屨

汾沮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詩疑

卷之六

詩疑卷之六

齊一之八



岡井鼎著

集傳齊國名至所居之地本鄭譜在禹貢為青州之域陸周武王

以封太公望本鄭譜東至于海至北至于無棣左傳僖公四年管仲言以此為

太公姜姓至故為大國本齊世家今青齊至地也左傳僖公四年管仲言以此為

僖公四年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遂伐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內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服虔云是皆太公始受封之地疆境

所見也林堯叟云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
在遼西孤竹按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同則齊不應應言受封境
界以自狹當以征伐所至為正服虔之說非也竊按已命以征
五侯九伯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而得征之則普天下
無不得征討豈止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哉林說非是

雞鳴

集傳古之刪故詩人至美之也同上說

并見後

羅願云蒼蠅之潔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而小其色蒼好桑凡

紫食飲上者是也

朝何楷云謂會朝之臣不指殿陛

何楷云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自注云出申培
說子貢傳亦云桓公好內衛姬歲之按左傳桓公之夫人三王
姬徐嬴蔡姬皆魚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
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劉向列女傳云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

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曹大家云。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張華女史箴云。衛女矯桓耳忘餘音。鄒忠胤云。桓公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即武孟也。無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養交。險說傾國如此。彼不為夜半之位斯已矣。安能為此鷄鳴之賦。鷄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立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也。倘亦其母德懋耶。

序云。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謂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其作傳云。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云。勇按列女傳云。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古之時雞鳴之告。自掌于太師。此詩夫人自聽雞鳴以告君。則非古之賢妃明矣。且此詩人多疑謂雞未鳴以前當子夜之時。曾有聞蠅聲者否。故紛作說。或云。不但聞雞之鳴。將有蒼蠅之聲。或云。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皆至下章月出之光。

解無虞其苦底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非日之讀也

而窮矣殊不知詩以言情而情者虛者難以喻故不得不設辭以實之以發之也故詩中所言大抵多假設之言所謂寓言也豈皆詩人一時取諸其臆以言者故多與實事不合讀者已得其情而畧其辭可也如以其辭而已矣則不以辭害志者鮮矣

集傳昌盛也傳此再告也易按詩疊章者所以反覆

集傳甘樂孔云我甘樂与君臥而會朝也毛云會此三告也

刪說見上

薨豐氏本作薨予陸德明定本作與

還

集傳還便捷之貌毛猺山名也毛從逐也毛獸三歲曰肩毛僮

利也毛而不自知其非也至有所自矣刪說見後

序云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

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好焉易按朱子從序說但以爲哀公未

有所考故改之云其來亦必有所自矣予謂不必言所自可也

何楷云還通作嫖說文云材緊也所謂便嫖也

遭說文云遇也徐鍇云猶匝也若行復相值也鄭云子也我也

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何楷云間近也與猺山相近也僮說文云慧也

嚴粲云如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于其黨以氣陵之辭

何楷云還齊詩漢書水佐注豈氏本俱作營云營丘也韓詩
姬云好貌乎說文作于漢書齊詩俱作序猗齊詩漢書崔靈恩
集注豐氏本俱作囂呂氏注作嶮驅豐氏本作豉後同從說文
作从肩說文釋文俱作豸豐氏本作猗

集傳茂美也

毛

何楷云茂盛也謂年華壯盛猶今言茂齡也道者適猗之路好
美也猶言其年力恰與彼相宜也

又云茂豐本作茂

集傳昌盛也

毛

山南曰陽毛般其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猗臧善也

毛

何楷云猗豐本首章作囂次章作猗此章作嶮
又云臧善也譽其技藝之善

呂氏云留意氣飛動勃見于眉宇之間所以滌其神者深矣

著

集傳俟待也

毛親

我嫁者自謂也

當刪

著門屏之間也

毛云

之間曰著親宮門

充耳以續懸瑱所謂純也

毛云蓋本鄭以素為充耳謂所

以懸瑱者或名為尚加也

毛云猶飾也孔

瓊華美石毛東萊呂

氏曰至始見其俟已也

序云時不親迎為

何楷云俟通作竢說文云待也爾雅齊詩漢書俱作竢

孔云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

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

何楷云孫炎云克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

之者別謂之純任言克耳以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克耳也

為按經文云克耳以素尚之以瓊華蓋言克耳之純以素絲尚之以瓊華而為縵也克耳非純即縵也孔云懸瓊之縵用素是也鄭玄云素所以懸瓊者或名為純縵之人居五色臣則三色王肅云王后織玄純天子之玄純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為按素青黃俱取叶韻不必拘孔謂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言之迂謬可笑

為按呂氏從序說且取鄭氏說更為之儀節李邦直云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制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然則鄭解此詩亦其失者也已與婚禮不合難以齊俗牽合要之附會耳朱子多不取序說何獨取之耶疑亦男悅女之辭耳君子

偕老篇云玉之瑱也象之掃也則知婦人亦有克耳也

集傳瑩亦美石似玉者

毛云瓊瑩石似玉

呂氏曰至揖入之時也

為按瑩則說

見前

為按詩疊章者大抵皆同意特以反復詠嘆之也其有異辭者亦唯以便韻已此詩三章著庭堂之異辭者猶素青黃華瑩英之異語耳非有深淺次第也東萊畧素青黃華瑩英獨就著庭堂必求與昏禮合然侯字自初至終不改昏禮豈有三侯之禮哉要之牽強耳不可從也

集傳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毛云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至升自西階之時

也當

禹又執何楷云克耳惟冕服有之耳則否則是自一命而下皆不得有克耳亦可知其非民間親迎之常服也此說是也克耳固非民間之服唯諸侯夫人則有之君子偕老篇可見回憶東方之日序章以為刺襄公何楷後之疑此詩亦襄公與文姜淫之事也

東方之日

集傳即就也鄭

薛君章句云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蓋以此女年方少艾比初升之日耳月至望則光輝倍常女子之丰采掩映似之故又取東方之月為此為按昌初出東方光輝殊何楷云姝說文云好也彼姝者暗指文姜

又云室男子之室申繻謂魯桓公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今以婦人而入男子之室違禮甚矣

序云東方之日刺齊襄公也何楷後之云按終襄公之世與文姜會者不一而足而姜之入于齊者亦再故南山之詩刺之曰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是詩所云在我室在我園即其事也

又云是詩為刺襄無可疑者陸佃釋雅亦從其說乃陸德明因一本作刺襄遂云或作刺襄非也朱子但謂淫奔之詞嚼蠟殊甚為按此詩蓋襄公所作悅文姜之言也

集傳闥門內也毛發行去也

毛無去字為按古言行字有去義論語孔子行之類是也後世無此

義故朱子必加去字也故注不可不詳出所

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鑑湖詩說云數我字見徃來戀之情無非為我意

東方未明

集傳自從也毛群臣之朝別色始入

毛孔云別色始入玉藻文則既早矣至

或曰

為按入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為本鄭箋然恐非是二十五字當刪

何楷云按左傳云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而管子書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

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矣必失國諸公

子之可輔者非糾則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可以集事據二書言襄公無常是即序所謂無節者然則是詩

之作在此時也

又云按國語管仲至齊桓公執逆之平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

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或不聽國政早聖侮士而
惟去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
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
國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管子書所
載亦同觀此則襄公之為人可知其所以興居無節号令不時
者大抵皆荒淫無度使之然耳

何楷云公君所也王送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集傳晞明之始升也

毛

集傳柔脆之木

毛樊藩也

毛釋

圃菜園也

毛

夙早也

毛

何楷云瞿說文云鷹隼之視也字从隹从目隹鳥之短尾者目

○易詩書春秋左傳
也思當作與也毛云
莫曉也

左右視也檀弓瞿如有求而弗得注云瞿眼目速瞻之貌
又云晨本作辰朱傳豐本俱作晨

南山

集傳南山齊南山也

毛

崔、高大貌

毛云高大也說文同

綏：求匹之

貌

鄭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然

蕩平易也

毛

婦人謂嫁曰歸鄭懷思

也

毛釋詁

何楷云綏通作綏以雄狐之尾似之故曰綏也

又云蕩通作宕說文云洞屋也路之寬平如之故毛傳訓為平

易也

又云不稱姜稱子者亦猶魯諱吳孟姬為吳孟子耳魯安子猶

女齊子言齊之女孔云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是也

又云魯桓公名軌一名允夫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

也。僖公一作釐公。襄公名諸兒。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諷之，夫人譖公于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事見左傳及公羊傳。魯按史記齊世家：「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襄公故嘗私通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與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語合者，則史記襄公故嘗私通之說為確矣。齊僖公以桓十四年卒，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則襄公也。文姜以桓三年嫁于魯，故史記謂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桓十八年與夫

人如齊，蓋襄公立五年也。又按文姜以桓三年九月嫁于魯，至六年九月，子同生，其間襄未嘗至魯。姜無歸寧之文，則同非齊襄之子明矣。而桓必曰「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者，蓋知其未嫁時已與襄通，故言之以戲之。或姜歸寧而經傳不載，故也。止。豐氏本作只，下同。

序云：「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鑑湖詩說云：「陳元亮字蒼子，舊說子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者，來此詩通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刺齊襄者，隱而彰矣。」

何楷云：「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

宋樹三彊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衰特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姜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於淫妹以桓之

中怯也

集傳綏冠上飾也

鄭本

嫁于魯也

鄭本

羅仲行云復下曰鵠祥下曰屢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頭而下結之謂之纓之垂者謂之綏

集傳葛屨言五者未詳其說朱子無解鑑湖詩說屨有纁黃白黑散屨凡五等故云五兩未知是否又按禮記凡嫁子娶妻純帛不過五兩注五兩十端然則帛以五兩為節豈屨亦然歟

集傳藝樹

毛鞠窮也

毛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鄭

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為按朱子蓋本鄭意恐非是刪說見後

陸德明云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及韓詩作

由云南北耕曰由集傳至應麟考異引顏氏云禮今也衡繼衡即橫也旁借意

必告父母毛云必告父母廟孔云曲礼云禮云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

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要妻自有告廟

之法集傳桓公娶時惠公仲子皆已沒故傳以告廟言之

集傳以前章例之當以末句屬之襄公言魯桓既告父母而娶

矣齊襄公何得亦窮極其欲而至此哉是詩齊人所作故不敢

作其君殊以鞠極之二字言之似隱語亦似歇後語妙

何楷云藝本作藝釋文作藝衡禮記韓詩俱作橫從韓詩作由

鞠讀詩記豐本俱作鞠

集傳克能也毛極亦窮也孔云何為窮極耶

何楷云按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羸左傳云成昏于齊也杜

預云公不繇媒介自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則桓之娶文姜

初不繇媒而得窮按詩人欲證文姜為桓之夫人故言以媒厚

之以示齊衰不得追淫也不必拘也

何楷云析說文云破木也匪通作非斧斫刀也克能也

集傳此詩前二章至刺魯桓也刪說已見前

甫田

集傳比也窮按南大也毛切憂勞也毛訓以戒至無功

也刪說見後

何楷云南通作誦說文云大也

又云韋昭解魯語云芳艸似稷無實又韋曜問答云甫田維芳

今何艸荅曰今之狗尾也然後此物方顯今之狗尾艸誠似稷

而不結實無慶不生

驕嚴粲云如有驕縱之狀

何楷云說文無切字當作怙云悲也窮按未詳是否

又云田豐氏本作甸後同驕楊子法言豐本俱作喬芳心

豐本作心鳥

何楷云齊人刺魯莊公也與猗嗟同意此曰婉兮嬋兮彼亦曰猗嗟嬋兮清揚婉兮非指莊公而何爲按何說恐可從惟此詩非刺詩疑齊襄愛憐魯莊也蓋因通文姜愛及屋烏或應有之矣朱子以爲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如此解似夫子釋滄浪之歌非爲無其意然非本義不可從也

集傳桀猶驕也毛怛猶怛也

何楷云怛說文云惜也惜痛也怛豐本作慍

集傳婉嬋少好貌毛卬兩角貌并冠名毛者非至達矣

已見前

婉說文云順也

何楷云德角卽栢舟所謂兩髦德聚其髦以爲兩角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德角衿纓是也

卬巖云兩角如卬字之形何楷云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卬兮城蓋取此

突方言卒相見謂之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焉按朱子云忽然高出之貌蓋亦此意

何楷云弁皮弁也禮曾子問篇云诸侯相見皮弁魯莊即位時

年方十三及四年狩禚之役年僅十七耳齊人驟見其服諸侯之服故曰突而弁兮竊按據左傳莊公即位時年方十四何云十三又云四年狩禚之役謹十七按非即位時年十四則狩禚時不能年十七

何楷云變說文作嬭德豐本作徇而古本作若弁豐本作鼻

盧令

集傳盧田犬也

毛

令犬領下環聲

本毛云纓環聲孔云即環

如人之冠纓然高纓蓋如馬纓在首故云纓環聲也孔以為知冠纓起非毛意

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何楷云其屬之襄公與傳說同惟云是陳古以風則仁與偲歸之似矣美且鬢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鬢耶按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因遂為無知所弑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證朱子不信序但謂

義與還同然則襍及貝丘之證非與及按此詩無刺意蓋吳獵者也風俗所尚襄公好田之所致耶

孔云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何楷云義訓云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色按說文齊謂黑為驢則盧當作驢程大昌云世人呼鷄皆曰朱呼犬皆曰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朱其來已久盧則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為高耶

何楷云令說文作獐韓詩作冷孔穎達本作鈴豐氏本作獐仁豐氏本作甄

集傳重環子母環也

毛髮鬚鬣好貌說文髮好也

何楷云壁肉好若一謂環爾雅注云邊孔適等此則鐵鎖之屬即銀鐺也以其圓形如環故亦名為環重環即領帶兩環毛以為子母環孔以為大環貫一小環非也下章重鉤是領帶兩鉤如舊說以一大環貫一小環為重環則此重鉤可謂一鉤復貫一鉤乎是合大小相連共有六環矣恐無此體制為按此說未知是否恐是重鉤重字承上文重環之文特言鉤相重之狀非連二鉤謂也

集傳鉤一環貫二也

毛說文云大鎖也一環貫二者

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

字

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乘甲復來思音顯

偃豐氏本作思

何楷云。僂說文云。強力也。徐鑑云。僂之言材也。鄭箋及廣韻皆云多才也。僂按是又一說也。

敝笱

比也
下也
同也
毛氏
與

集傳。敝壞也。鄭云。笱。苦也。僂按。未。知何據。魴。鰕大魚也。按。毛云。鰕。大魚也。不

言之。然說苑云。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則齊人以敝笱至防閑文

姜。僂按。序以為刺文姜。今反其說而用之也。

刪說見後

敝。釋文作弊。

魴。陸德明云。一名魴。江東呼為魴。陸佃云。魴。青魴。細鱗。縮頭。闊

腹。其廣方。其厚。扁。故曰魴。亦曰魴。魴方也。魴。扁也。又云。里語曰。

伊

洛。鯉。伊魴。貴于牛羊。又詩有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不知魴

人之所貴也。又說苑。陽晝云。夫投輪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

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

敝笱

也博而厚時

鰓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鰓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曰
吾下釣垂一鈎之餌鰓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鰓則吞矣是則
鰓為大魚也何楷云鰓之為魚未詳嚴粲云衛人所釣鰓魚偶
得大者以為大而記之此詩配魴與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
車者入筍中必非大魚此篤論也何又云曾記一書載東海之
魚名鰓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今忘其所出若以制字之意
求之鰓右从累之為義目相及也與比目而行者義正相合
其必繫是魚無可疑矣姑誌以俟後考鰓按何氏所引一書見
韓詩外傳

鰓按筍說文云曲竹捕魚筍也朱子於邶風谷風篇注云筍以
竹為筍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其說與說文合是也矣此篇
朱子云筍筍也未知何據也按筍說文罔也易繫辭結繩而為
罔罟則其制與筍異可知矣朱子蓋以為魴鰓大魚非曲竹之
筍所能容故變其說也不可從矣

鑑湖詩說云雲象簇擁雨象連綿水象奔流挽是多意而義稍
別

鰓按此詩毛云與也朱子云比也蓋此詩兼比興二體當為
比而與也

集傳與似魴

陸佃

或謂之魴

陸佃

如雨亦多也

毛云

孔云陸璣云鯁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鯁不如
啗茹陸佃云鯁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鯁西征賦
曰華魴躍鱗素鯁揚鬐性亦旅行故制字从與亦或謂之鯁也
失水即死弱魚也其頭尤大而肥者或謂之鯁
集傳唯、行出入之貌毛云唯、出入不制也鄭云唯、行相隨
何云苟韓詩作簡唯、韓詩作遺、云不能制也豐氏本同
黃佐云魯國無風寓齊詩中此詩及南山載驅是也然姜齊女
也抑固齊之風乎

影按莊公二年禚之會公年十五四年祝丘之享公年十七五
年如齊師公年十八七年防及穀之會公年二十而姜氏無顧

忌者如此是其所以有敝苟之譏也又按禚齊地祝丘魯地防
魯地穀齊地

載驅

集傳薄、疾驅聲

毛簟方文席也

毛說簟車後戶也

李巡云簟車

鄭獸皮之去毛者

說文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鞞孔云鞞是革之別名

謂離於所宿之舍

思無所據刪

齊人刺至襄公也

魯按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魯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魯按朱子本序說但改刺襄為刺之妻也

毛云車之蔽曰簟孔云謂以竹為簟蔽車之後戶也

則簟蔽非戶也但孔又引李巡云簟車後戶名如不同

云蔽以簟衣後戶也則簟戶與蔽異然蔽以衣解則蔽非別有

一物即謂以簟蔽後戶也故李巡以為戶名與釋器云與革前

謂之鞞後謂之簟故以為後戶也

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孔云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言其疾趨奔之意鑑湖詩說發夕急于赴奔即夕啟行不能待二也

驅權又作驅豐
氏本作歐第叔
文作第

疾趨奔之意鑑湖詩說發夕急于赴奔即夕啟行不能待二也
鑑湖詩說夫車之聲疾駭群聽也車飾之盛係眾觀也道路坦
夷行人眾多非隱僻處也曰豈弟曰翱翔曰游敖文姜之情懽
欣快樂如此畧無羞惡之心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
集傳驪馬黑色也說文云馬深黑色濟之美貌毛瀟柔貌詳前按
萬按濟釋訓云容止也字典云濟眾盛之貌一曰多威儀
也大雅濟多士曲礼云大夫濟謂行容之貌少儀云朝廷
之儀濟翔據此則毛所謂美貌言其容止之美也
瀟萬按說文瀟也與瀟同河水瀟有瀟濟瀟瀟水貌也

今以水貌假為轡貌故朱子以為柔貌與不然恐無所據何楷則
云瀟通作爾說文云麗爾也猶靡麗也此贊轡之美也是又一
說也未知何是

何楷云豈通作愷說文云康也弟順也豈弟樂易也本為盛德
之稱齊子者以其無慙耻之色亦樂易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又云垂豐本作六瀟陸德明本作爾豐本作瀟

集傳彭多貌

何楷云翱翔緩飛之謂

集傳瀟流貌毛儵眾貌

瀟說文云水漫大貌

儵說文云行貌

何楷云教說文云出游也字从出从放為教也

又云遊豐本作游教嚴榮蘇轍本作遊

猗嗟

集傳猗嗟歎辭毛昌盛也毛傾長貌毛抑而若揚美之盛也而

二字當刪揚目之動也未知踴趨翼如也毛云巧臧善也鄭所以

至此耳毛按本序說而詩中

毛云猗嗟歎辭何楷云猗之為嗟音之近也說文南陽謂大呼

曰嗟

毛云昌盛也鄭云佼好貌何楷云昌說文云日光也猗嗟昌兮

歎美魯莊公之儀容有光采也

何楷云若猶而也古文而若通用此傾而長兮舊本作傾若長

兮舊按舊本九是也嚴榮云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

萬按抑說文云按也。狐白云抑是揜束意。揚是軒昂意。此句以容止言。是也。毛此傳以為美也。忌無所據。未足信也。

萬按朱子以為目之動也。忌無確據。按揚說文飛舉也。廣韻奉也。又明也。發也。顯也。蓋言目米發揚也。王充論衡云人心慧而多米是也。忌非目動之謂。

孔云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也。

何楷云踰說文動也。毛傳云巧趨貌。按曲禮云士踰之。注以為容貌舒揚也。舍趨連文。故知其為巧趨貌。蓋升階降階就位又云臧善也。屢贊其善。乃引起下章之辭。所云終日射侯不

出正兮及射則貫兮則其臧之實也。

又云猗陸德明本作欬。而孔穎達本作若。趨陸本作趨。

集傳儀既成至無違也。見刪說後而又以明至子矣。意當刪

各爾雅釋訓目上為名。註眉眼之間。說文引詩齊風作猗嗟顯

兮云眉目之間也。正字通顯毛詩爾雅借用名。張衡西京賦作

眇。萬按名朱子云猶稱也。二說未知何是。朱子說似稍捷。而實更

儀既成兮朱子云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萬按如朱子說則當

曰禮成不可言儀成。言其少年而威儀已習熟也。孔云威

儀容貌既備足是也。

萬按何楷以此詩所言為賓射。鄭云禮射三而止。孔云射法三

鄭云選者謂於
倫等最上也

選謂待選國居
之子教于成均
成王立於東宮
既冠則舞大
夏

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可
見此待所多非禮射也

集傳變好貌

毛云壯好貌朱子刪壯字忌是也

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

毛云目上

曰清眉本此

婉亦好貌

毛云好眉目也

選異於衆也

禮運高

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或曰至節也

此孔疏文

四矢禮射每發

四矢

止每射四矢而

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

鄭

何楷云貫者貫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始釋筭卿射禮云司

射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是也若大射用皮侯則必貫革也

又按保氏教五射其法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五

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白矢貫侯皆所謂貫也莊

每射皆貫蓋技之精如此

萬按此詩通篇不見刺意蓋齊人見魯莊其甥而能如是美之

也此自是當時人之語非如後世按史論之者也

何楷云選薛君章句作纂云言其舞應雅樂反豐氏本作變

又云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為與微

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雖狩也按春秋無書莊公

朝齊之文惟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

社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皆在二十一年文姜薨之後據此

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語當與甫曰

篇為同時之作先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穀梁謂婦

齊地
齊地

人既嫁不踰竟：、非正也。禚為齊地，然則莊公之狩禚，其為朝齊明矣。禚公穀俱作部。

集傳或曰：至不行耳。刪太宰化云：此論莊公東萊昌氏曰：至可也。不當載之於此。詩注與。

見矣。刪說已見前。

魏一之九

集傳魏國名，至汾水。本鄭其地，至遺風焉。未詳周初至取其地。

本鄭今河中府解州。大令云：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蘇氏

葛屨

集傳糾：繚戾寒涼之意。孔云：糾：為葛屨之狀。當為稀疏。是刪說。夏葛屨冬皮屨。毛士冠禮：屨夏用。摻：猶纖也。毛孔

見後。女婦未廟見之稱也。至婦功。婦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貌之。

要裳要。孔云：要，謂裳要。褰衣領。毛云：褰衣領也。好人猶大人也。按

序云：其君侯。當編急。馬按：朱子以為大人亦稍近。此刪說見後。魏地至遂服之也。其君

侯當刪說見後。

規葛屨

規葛屨

孔云：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蘇氏

孔云：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蘇氏

何楷云：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徐鍇云：調三股繩也。糾者，糾而復糾，繞纏之意。故毛傳云：猶繚也。

孔云：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是衣服之宜。夏葛屨，冬皮屨也。

何楷云：說文無搽字，當作搽云：好手貌。

爲按：女不必指未廟見之婦。女曰雞鳴，是夫婦相警戒之言。而猶稱女。賈大夫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皆可見女婦人之通稱也。

縫，說文云：以鍼紩衣也。

何楷云：要之襪之之字，不指裳字。此句另起，不承上句之字。無所指。要襪二字，皆死字。得之字始活。爲之縫裳，因治其衣之腰領。爲按：此說以要爲衣腰是也。毛云：要，腰也。按玉篇：腰，襪也。晉書五行志：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厭腰。襪類篇：衣，亦曰襪。庾信鐘賦：展斜假襪。韓愈詩：要瘦刺腰襪。

何楷云：好人，親愛之稱。爲按：好人，猶曰美人，似婦人之稱。

爲按：詩多宜倒看者，如葛覃之詩，主意在歸寧父母，而歸寧當須澣濯，即無斁之服，無斁之服，出締俗，葛之所成，皆所以言歸寧父母。此詩亦然，主意在篇末二句，餘皆反形之也。首章重在好人服之一句，首二句不過喚起下二句，至輕。中三

句是服之所以成稍重末一句是主尤重次章重在末二句首三句言好人儀容可喜并承上章末一句來以反形此章末二句褊心不必指使女縫裳之事首二句必言葛腰履霜者蓋葛腰不堪履霜或勉強可以履霜揜手不堪縫裳或勉強可以縫裳甚言女手纖弱縫裁之力以見已於好人之厚也朱子云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是也

集傳提：安舒之意

毛云安舒也。安也。孫炎云行步安也。

宛然讓之貌也

毛云辟貌。

如前章之云

易按

象掃陳祥道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蓋有事則為飾無事則佩之

何楷云褊說文云衣小也或云衣急蓋以狹小而急故取以名焉

刺說文云直傷也按以言語傷人者亦如刺之然故毛萇別刺刺為責也

萬按傳箋俱以好人為好女手之人思於文理不安朱子以為好人猶大人也掃貴者之飾也不明言其為男子為女子思男子不宜佩掃姑為婦人之貴者而解可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嗇不中禮膝者怨之思近是又何楷云此詩刺芮姜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其寵人作此其說近附會恐不可從也

又按鄭云裳男子之下服孔云以婦人之品不殊裳故知所言
裳者指男子之下服此說未必確按鄭風丰詩云衣錦褰衣
錦褰裳褰衣婦人之服則知裳亦婦人之裳也

集傳廣漢張氏曰主頌碎之意廣漢張氏名棧字敬夫
為按未必詩本旨刪

汾沮洳

集傳汾水名毛云汾水也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毛云沮洳其漸洳

莫菜也毛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陸無度言不可以尺

寸量也鄭云言不公路者掌公之路車孔云以其主君晉以卿

大夫之庶子為之鄭云晉趙盾為此亦刺至之詩序云刺僖也

勸不得禮也朱
子蓋節取其說

何楷云晉語宰孔曰晉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潤

又云沮與王制沮澤之沮同義方氏云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

水所止曰澤洳說文云漸濕也

又云左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乱詛魚畜群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盾為旄車之族據此則公族以適子為之公行以庶子為之其稱餘子者杜預以為適子之母弟也盾辭公族而為旄車之族乃餘子之職意即所為公路者耳旄車亦作軺車服虔以為戎車之倅副也公行以主君兵車之行列得名而旄車為之副然則公路小于公行而公行又小于公族何楷云汾沮汝晉人刺其大夫也出子貢傳申培說同初設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故刺之又云晉自成公即位始有公族餘子公行之官初設于晉足證此詩乃晉詩而非魏詩也魏

于晉獻公成為獻孫知與魏無涉也

蘇按鄭云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蓋本序中其君儉以能勤之語孔云我魏君親往采其莫竊謂不然蓋作此詩者以

采莫而出偶見此人因歎其美而刺其不中禮也又狐白云興意各四句止興義無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為興耳又通

集傳英華也釋米華而不實者謂之英公行即公路也孔云傳有公族餘子

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政不掌公車何楷說見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文以韻句耳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鄭云主君兵車之行列

集傳賈永賜也葉如車前草陸機公族掌公之宗族孔云八

年左傳曰晉荀會乘廬無忌為公族大夫便訓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晉卿大夫之適子為

之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
乃宦卿之適以為公族

班固地理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
曲寘諸河之側

窮又按殊異過絕特異之意公路公行公族皆以貴族子弟為
之自當過絕凡流而彼其之子之美又過絕其中然則其所謂
無度者可知矣是蓋美其所悅之辭也朱子以殊不似貴人為
解恐與字義不合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園有桃

集傳興也毛穀食也鄭云不取於民合曲曰歌毛云曲合後歌

曰謠毛詩人憂至作是詩本序且曰至何為哉見後

何楷云園說文云所以樹果也

何楷云穀通作肴說文云啖也毛云士事也

△為詩按園近地故不
必求桃然其在
地故輒載其字
以與心有自愛不必
欲歌而輒歌園
字金不獨不易
此字

窮按彼人是哉二句蓋言彼謂我為驕之人其言誠是我子且
試問我曰彼謂我為驕而我是之者何也我答曰心中所憂固非他
人所能知是我所以是之也若朱子說易曰字以言字初可通

恐非本旨

何楷云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寇二驪姬之將黜太子申生也

園有桃

。嚴陸德明本
作有不知我
者世本古義
不我知者注
宋傳之辭
嚴梁豐氏本
我知俱作知
後同召行按
注疏亦作知
我何其里本
何居

魏滅于晉凡魏詩多是晉詩如邶鄘之入于衛也桃李之賤者
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李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詩之比
意與下章同園之中僅有桃李二者皆賤品也而以其實充穀
充食比國中羣公子皆已出居于外獨存奚齊卓子其母皆賤
而反得寵將來必有廢立奪嫡之事待人言心之憂矣正憂此
也非徒為太子憂亦為敗國憂也此作詩者意必史籀士為之
屬多按此說未知是否姑錄以備考

集傳棘棗之短者

毛云棘棗也

聊且畧之辭鄭

何楷云詩詁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
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檟棘陸

佃云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孟子云養其櫟棘則
為賤場師蓋果實之賤者也

又云行國散步國中也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謂
又云罔極言無窮極也出游狂歌似縱恣不羈也

山無止至來吳州

陟岵

集傳山無草木曰岵

毛刪說見後

上猶尚也

禹按尚書序尚者上也蓋古字通用

孝子

行役不忘其親

序本

或曰止獲也

禹按左傳凡戰而獲皆曰止晉語君之止子之罪也注獲也

爾雅云山多草木曰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山有草木人所恃

取以為事用也趙願光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孔云爾雅

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

嗟說文咨也一曰痛惜也韻會傷歎之聲

旃毛云之也

無石經作毋上石經豐氏本俱作尚後同

集傳山有草木曰岵

毛刪說見後

季

也

毛亮注望情也

太宰純云猶予季換韻而爾

山無止至來吳州

所謂忠孝難
兩全意

何楷云釋名云山無草木曰岵也按秦風有紀有堂毛傳云紀墓也孔云集注本作岵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墓謂山基也據此則岵乃山基其勢傾圯因取岵為名又云猶爾雅注作猷棄爾雅注作弁

集傳山脊曰岡

山釋

鑑湖詩說云想像親念已正是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焉按蓋訣死者之言故叙父母及兄之言以自悲其言所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是若身行役而托父母之意以計苟免則豈孝子之心哉

十畝之間

集傳行猶將也

當刪與其友

何楷云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禮記疏云往一步長百步為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至秦孝公始制三百四十六步為畝故程子云古者百步止當今之四十一步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也此云十畝之間者張子厚云園廬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十畝場圃所在園地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

集傳逝往也

說文

萬按韻會洩舒散貌通作泄世其同天雖天方駁

公詩行去也

公詩行去也

無逝泄左傳其樂也淺：

鼎按是必不得去者之言子即指桑者

伐檀

集傳坎：用力之聲

刪說見後

檀木可為車者

杜篇檀車憚是也

寘與置同

刪說見後

干厓也

毛連風行水成文也

毛種之曰稼

歛之曰穡

毛胡

何也

鄭何楷云音之近也

一夫所居曰廛

毛云一夫之居曰廛

貍貉類

說素空毛詩

人言至蓋如此

刪說見後

窮按伐為車之材木寘之河干蓋假水力而運之不流東楚之

類皆然蓋自叙其服勞之意河水清且漣漪一句非當叙其時景

兼反此在後之貪濁也觀且漣漪之語可見朱子云用力伐檀將以為車

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

力而不可得矣夫方伐檀之時小風車假寘之空豈驟為用哉

言者以在後之所棄也

詩人之言豈如此迂謬哉

坎、毛云伐檀聲。鴈按坎其擊鼓。坎其擊缶。蓋擊物聲。皆謂之坎也。朱子云用力之聲。不知何據。

何楷云胡之言何音之近也

鴈按說文毛傳且云寘置也。明其非同字。朱子云與置同。非是。何楷云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周禮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此曰三百廛。則三百夫之家也。所以言三百者。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先儒以為下大夫制。語稱伯氏駢邑三百。是也。此云取禾。蓋以食邑所入言耳。下億困倣此。

庭宮中也。懸繫也。俱見說文。鴈按懸是得獸而懸之。庭將以宰烹也。爾雅云獬豸。說文云貉之類。鄭云貉子曰獬。

鴈按君子有位。稱此蓋指古之君子。

餐說文云吞也。

序云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鴈按此詩刺在位之人。其說自不可易。但君子不得進。則詩無此意。詩意蓋言假使無為。爾稼穡狩獵者。爾胡為能得有此三百廛田穀。與懸貍乎。可知在位人之所資。則皆人力所生也。是以古之君子不素餐。以曠廢其職。爾蓋思之耶。鄭孔說直責在位以其不稼穡狩獵。且以君子為伐檀之人。夫伐檀之人。未曾仕。豈能懸斷其必不素餐乎。如朱注為隱者。非其力不食者。事尤行謬甚矣。若從其說。則何以言三百廛。何以言爾也。耶。予不能通。且

何楷云朱子注此詩事義字之不素餐者自在位君子之事豈伐檀之小人自食其力而稱之曰不素餐乎

不素餐者自在位君子之事豈伐檀之小人自食其力而稱之曰不素餐乎

何楷云連爾雅作澗猗爾雅釋文俱作澗石經作今播石經作

畜厘陸德明云亦作壘又作厘貍釋文作厘

集傳直波文之直也波也毛云直也刪十萬曰億鄭蓋言禾秉之數也

三百億禾秉之數獸三歲曰特毛孔云不知何書

何楷云爾雅云河流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則可知其直

豳按朱從毛說以為直波文之直非是言直者反比在位之不直

又云億數名毛依九章算術以萬為億鄭以十萬為億按億

有小大二數尹文子云楚洛百姓千畝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

此謂小億也數萬至萬曰億是為大億也韋昭云十萬曰億古

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為億然則當從鄭說為正豳按孔云

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

畝是億為十萬也

鄭云三百億禾秉之數孔云若為斧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

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

何楷云言伐輻又言伐輪其所伐者惟一檀而已

又云寘之之字漢書作諸

集傳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毛困園倉也者為困鵲鵲屬

熟食曰殽毛

孔云說文云殯水澆飯也從夕良言人旦則食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殯是殯為飯之別名鳥按說文只曰鋪也殯食無水澆飯之文按釋文引字林云水澆飯也乃知水澆飯字林之文也疑孔蓋誤引也何楷云殯說文云鋪也字从夕从食晡時食也二說皆與毛異孔云傳意以殯為殯饗之殯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殯未知何是

何楷云坎石經作飲滄釋文作屑鵠豐氏本作難

碩鼠

集傳碩大也鄭賁習何楷云賁通作顧念韻會云大學引書注云念也逝往也

鄭民困至去之也本序意

嚴粲云碩鼠指聚斂之臣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

毛云賁事也鄭云我事女三歲矣孔云賁事釋詁文鳥按既有

明證從之無害

何楷云顧還視也猶念也

又云適說文云之也

又云樂土指隣國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彼土之可樂以見

其獻苦于此也

又云所之言處者之近也。得我所猶言得其所也。

又云無石徑作母。貫石徑作官。肯石徑豐氏本俱作官。

集傳德歸恩也。刪直猶宜也。刪

莫我肯德。鄭云不肯施德於我。何楷云德惠也。莫我肯德謂不肯施惠于我也。朱子云歸恩也非也。

何楷云樂國者可樂之國。其君及有司皆以百姓為念也。

爰得我直者。范祖禹云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懇之得其直。

嚴粲云直猶伸也。受抑于此而欲求伸于彼也。

集傳勞動苦也。至為勤勞也。刪說當復為誰而求。刪辛。刪說

何楷云苗說文云草生于田者。字及草从田。會意。謝枋得云苗

者禾方樹而未秀者。

又云勞猶慰也。杜預云勞者叙其勤以答也。

誰之永號。彭按言有誰復永號悲愁者哉。朱子謂為誰而求。號恐非是。





110X

584

11

4